

今世說





今 世 說

王 醇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說 世 今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王

暉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本書校對者沈鴻俊)

今世說序

古無今。今無人。則其說已。若言足傳人。人足重世。何讓古人。使今獨閔寂哉。或曰。國有史。其大也。傳曰。否。大者傳其人。細者傳其神。且而亦知日影穿隙乎。不必出見日。識全日矣。則夫一言一行。傳其人之神。何以異。是王先生丹麓。讀書不下古人。結交必上今人。予讀其所著書。皆自成一世。謂非今人能說。亡何而今世說又成。見其包舉羣彥。言關至極。簡秀詔潤。胸無宿物。儁不傷道。而巧不累理。嗚呼。直世說耳。何今之見哉。夫一世所傳。不過數人。人率不過數語。今俊顧廚及。轉多于昔。善談名理。爭勝于舊。此固秀良輩出。神鋒太雋然耶。乃吾獨多王先生之殫見洽聞。能使休明一世如此也。先生曰。愚不逮古。而闕其讒險。仇隙數則。卽其說不全。補乎其俟。予曰。是隙之日也。必排闥撤瓦。以延光明。將疑無全日哉。知此。卽簡傲汰侈惑溺。善讀書者。猶將闕之。而補于何俟。先生善予言。乃著於篇。

同郡馮 景香遠撰

今世說序

同邑丁 澎藥園撰

宋劉義慶撰世說新語。宏長風流。雋旨名言。溢于楮墨。故通人雅彥。裙屐少年。皆喜觀而樂道之。其後有瑯琊補華亭語林。溫陵初潭。秣陵類林。其書咸有可觀。然以視世說有閒。其故何也。蓋劉去晉未遠。竹林餘韻。王謝遺風。不啻耳提而面命之。其涉筆簡而該。其命意雋以永。去其稂莠。掇其菁英。誠史家之支子。而藝苑之功臣也。今王子丹麓。萃數十年以來見聞所及。輯爲一書。取精多而用力勤。幾與世說並時矣。譬之飲食。大官之饗。有時厭飫。楂梨橘柚。則齒頰生津。矧所採輯。皆一時名流。披卷展玩。有如晤對。昔人命千里之駕。作永夕之譚。今得于寸楮遇之。詎非快事哉。近梁水部慎可有玉劍尊聞。而吾友陸景宣著口譜。徐武令著廣羣輔錄。丹麓此書。真堪媲美。見我武林之學。必原本古人。非妄爲作者也。故不辭而爲之序。

今世說序

遂安毛際可會侯撰

康熙癸亥秋。予有兩浙通志之役。其人物多得之於墓碣家乘所傳。浮夸失實。刪訂爲煩。而王子丹麓。乃以今世說見示。誦之清風襲人。耳目爲之一易。昔人謂讀晉書如拙工繪圖。塗飾體貌。而殷劉王謝之風韻情致。皆於世說中呼之欲出。蓋筆墨靈雋。得其神似。所謂頰上三毛者也。丹麓少負異才。所著霞舉堂集。流布藝林。而是書自謂非海內第一流不登。且又遲之又久而後成。撰緝既專。品隲彌當。如德行言語諸科。固當奉爲指南。卽忿狷惑溺。迹涉風刺。要無傷於大雅。縱使其人自爲讀之。亦復粲然頤解。至於贈言同人。亦閒採一二。爲丹麓寫照焉。大率與臨川所撰相爲伯仲。比諸元朗。駕而上之。予謂臨川宗藩貴重。纘潤之功。或有藉於幕下。袁鮑諸賢。而元朗自西漢以逮金元。上下數千百載。供其掇拾。乃丹麓以一布衣。僻處窮巷。斟酌損益。一 outcome 且止以四十年來。睹記所及。而工妙如此。則其難易固相倍蓰矣。昔典五一代清言流弊。而本朝綜核名實。不尙虛無。集中單詞隻簡。清英淵雅。適可爲鼓吹休明之助。有昔人之功。而無其過。讀是書者。亦可以論世云。

今世說序

自經史而外。著述之家。不知幾千萬計。而其書或傳或不傳。卽幸而傳矣。人或有見有不見。獨世說新語一書。纂于南宋。多摭晉事。而兼及于漢魏。垂千百年。學士大夫家。無不翫而習之者。雖臨川王之綜敘。清遠自高。亦以生當其時。崇尚清流。詞旨故可觀也。至於今讀其書。味其片語。猶能令人穆然深思。惟恨不得身親其際。與爲酬酢。假得王謝桓劉羣集一室。耳提面命。其心神之怡曠。抑何如耶。今朝廷右文。名賢輩出。閱閱才華。遠勝江左。其嘉言懿行。史不勝載。特未有如臨川哀聚而表著之。天下後世。亦誰知此日風流。更有度越前人者乎。予不敏。志此有年。上自廊廟縉紳。下及山澤隱逸。凡一言一行。有可採錄。率獵收而類紀之。彙凡數易。歷久乃成。或疑名賢生平大節固多。豈獨藉此一端而傳。不知就此一端。乃如頰上之毫。睛中之點。傳神正在阿堵。予度後之人得覩是編。或亦如今之讀臨川書者。心曠神怡。未可知也。雖然。臨川取漢末魏晉數百年之事。網羅編次。遂勒成一家言。而予欲以數十年中所見所聞。與之頡頏。世有覽者。毋亦笑予之心勞而日拙也夫。

康熙癸亥仲春。武林王暉。題于牆東草堂。

今世說序

歸安嚴允肇修人撰

夫學者屈首受書。一聞古人之名。輒俛焉歎阻。所恨生不與之同時。不獲聆其緒言。觀其行事。然而古人之言行。載在簡編者。可考而知也。試思四海九州之大。光嶽之氣。蘊降鬱積。豈無有一二媲美古人者哉。豈無有乘時挺生。卓犖魁傑。能創古人所未見者哉。而循誦習傳之輩。以爲今人也。而槩忽諸。此其人縱令生與古人同時日。聆其緒言。觀其行事。亦漠然不相接。以終其身焉已矣。予友武林王子丹麓。學瞻而行脩。潛心經世大業。一時賢豪長者。多慕與之遊。所著詩歌古文。宏深奧衍。不啻富金匱而續青箱矣。已復手訂今世說一書。蓋祖劉氏所作世說新語。而稍節其條目。予受而讀之。自清興以來。名臣碩輔。下逮巖穴之士。章句之儒。凡一言一行之可紀述者。靡不旁蒐廣輯。因文析類。以成一家言。其大要采諸序記雜文之行世者。而不敢妄綴一詞。其詳慎不憚煩如是。丹麓又言。臨川當日。以今人述古人。故取裁多而徵信亦易。吾之爲此。以今人述今人。見聞多所闕遺。書未成而訾警者紛起。吾甚悔其拙也。予曰。不然。臨川之書。敍列晉人者居多。而上逮于東漢三國諸君子。夫晉人尙清談。一時名流慕效。相與蔑棄禮教。脫

略形骸。以爲曠達。其流禍至於中原板蕩。神州陸沈。論世者於此。爲之三致慨焉。今去古日遠。士大夫鑒於先代末流之弊。駸駸乎抑遠浮華。敦尙實行。此亦轉移風會之一善機也。是編所載。多忠孝廉節之槩。經緯權變之宜。其大者實有裨於國家。有功於名教。至於風雅澹詞。山林逸事。足以啓後學之才思。資藝林之淵藪者。無不表而出之。雖其人之生平。不盡此數語。卽是編亦不足以盡當世之賢豪。而條疏節取之下。使人人解頤欣賞。如入寶山。如遊都市。其爲益也。不旣多乎。且夫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又烏知過此以往。不有好學深思者起而酷嗜此書。加之博稽詳覈。以備一代人文之盛。而後乃知丹麓倡始之功。爲不可泯也。豈得謂古今人不相及。而遂有所軒輊於其閒哉。予故因丹麓之請。而爲序之者如此。

今世說評林

洪暉吉曰。自劉義慶創爲世說新語。而劉肅倣之爲唐世說。何良俊廣之爲語林。李紹文復成皇明世說。至本朝文物之盛。其持論風旨。尙無有編輯成書者。丹麓王子。殫見洽聞。凡數十年中之軼事。莫不排纂而表著之。相其體製。直欲遠攀新語。近抗語林。何止壓倒唐明世說也。

林西仲曰。品必取其最高。事必取其最奇。語必取其最雋。不須復道。卽撫拾之廣。似非積數十年之用意。未易得此。予嘗語人云。入杭若不賞識丹麓。必非佳士。或不爲丹麓所賞識。亦非佳士也。讀此尤信。顧且菴曰。丹麓著述等身。上下古今。探微索奧。藝林得其片玉。莫不奉爲拱壁。茲復成今世說一編。言近旨遠。真得晉賢風味。予每嘆世人去古已邈。凡可悲可愕之事。接於前。漠焉如不相關。曾不思所以幹旋補救之。丹麓獨能於冷語佚事。隨所睹記。皆逼露其精神。誠天下有心人也。且以見動止語默之細。皆足爲讀書窮理之助。學者其容忽諸。

薛依南曰。世閒無可食。亦無可說。此季充語也。世閒豈無可說者。蓋不屑爲說也。其傲已甚。夫說自在世。我不能強爲噤。猶之不能越爲代也。以說還說焉可。古世說如是也。今世說亦如是。存而不論。案而不斷。

若曰。記事論世。自史氏職。我不能越爲代也。敢曰無可說焉。而不屑也者。是以說還說也。丹麓王子。可謂恭矣。

張祖望曰。王子年著拾遺記。摭拾魏晉遺事。以姚馥金磬。茂先海苔。列之卷首。今丹麓以梁尙書家清。徐中丞至孝。爲開卷第一。高于東陽崖谷人遠矣。

葉林屋曰。此一部佚史也。雖單辭癖事。足以傳人。晉王右軍功業文章。不入世說。而獨稱其工書。政不以此掩彼。丹麓是書傳人之志也。惟其單癖。于是乎不朽。

毛稚黃曰。王子丹麓。著今世說。所載大半同時交好。不然。亦其所知者也。其人寂寂者。固不遐遺。至若或負重名。或已鼎貴。而丹麓輒取片語。微事寫之。乃轉覺其栩栩然。行閒字裏。幽隱畢現。畫家六法。以氣韻

生動爲最難。此卷之墨妙極矣。雖然。丹麓固欲以獎美傳其人。然按其標部。由漸而至末。佳處固多佳。或亦有佳。而猶未免是病者。連城之壁。光氣如虹。有微類焉。則良工亦不掩之。是在解人善讀書耳。

吳慶百曰。劉氏世說。語本塵尾松枝所成。蓋何平叔清談之餘。後之竄入者。大不類本書。以彼片言單辭。另存鑪錘。足甘口吻。非凡響能及耳。丹麓雅人。頡頏二晉。睹此便欲突出其上。近與梁氏玉堂錄。汪氏說

鈴同行。鼎峙文苑矣。

黃主一曰。丹麓先生。鍵戶著書。花木竹石。位置幽閒。四方名流。過武林者。必願交先生。先生卽其著述。採

其可紀者。依劉義慶例。集爲今世說。一時才人學士。風流逸韻。具見是焉。交遊道替。旅進旅退。萍梗泛然。先生以朋友爲性命。凡纖芥之長。不啻口出。并爲傳之。其樂道人善。留心人物如此。

丁素涵曰。臨川王世說。多採漢魏兩晉逸事。風流綿邈。至今傳之不衰。丹麓王子。繼而爲今世說。窮搜廣輯。較之古昔爲尤難。然其博稽雅贍。不減臨川。此書一出。卓老初潭。元朗語林。直可覆轡矣。

鄭官五曰。世說新語。多載王氏事。而太倉二王先生。又刪定而批釋之。何王氏之多賢也。茲編縱橫採掇。而遠識拔俗。與前代諸編指趣則一。豈惟一世。雖千百世。其若貫矣。一以爲談助。一以爲要略。非青箱緘中。安得有此。

周敷文曰。今世說。言簡而味長。耐人尋繹。如入桃花源。步步俱著勝地。其書故在語林初潭以上。叔驚瀾曰。世說新語。三十六條目。今闕其六。或疑不及臨川王。不知南陔白華。未嘗有詩。夏五號公。何妨或缺。況舍短取長。愈見立心深厚。手是編者。毋謂松溪臨川。古今人不相及也。

今世說例言

一是集名賢。斷自本朝爲準。閒有文章事業。顯于勝國。而卒于本朝者。要不可不謂今之人也。亦爲採入。一世說例多異稱。鈍資難于記憶。是集名賢。或字或號。止載其最著者。雖至數見。俱各從同。以便披覽。

一是集條目。俱遵世說原編。惟自新黜免。儉嗇。讒險。紕漏。仇讎。諸事。不敢漫列。引長蓋短。理所固然。乃若補爲全目。以成完書。願俟後之君子。

一是集所列條目。祇據刻本。就事論事。如此事可入德行。則入德行。可入文學。則入文學。餘皆倣此。乃有拘儒。欲指一事。槩以生平。至罪予論列不當者。請勿讀是書。

一是集事實。俱從刻本中。擇其言尤雅者。然後收錄。若未見刻本。雖有見聞。不敢妄列。昭其信也。

一是孝標之注世說。博引旁綜。所采書目。幾至一二百種。近日無書可攷。時賢履歷。徵據尤難。是集注內所載爵里。以及生平大略。俱不敢憚煩。廣爲蒐輯。若徧覓不得。甯使闕如。以俟後補。

一昭代右文。名賢輩出。嘉言懿行。固不勝收。而是書止據所見諸集輯成。覽者無罪其不廣也。凡我遠近諸名家。倘以全集見貽。自當細搜續輯。彙訂今世說補一書。務期蚤寄郵筒。庶免遺漏之慮。

一物力艱難。剗闕之資。全賴好事。倘有高賢。傾囊解囊。以助棗梨。則闡幽表微。爲德不淺。

一汪鈍翁太史。說鈴一書。詞旨雋永。妙並臨川。偶從吳江得見刻本。停舟借錄。約數十條。意在宏暢宗風。遂忘掠美之嫌。

一陸子麗京。向著西陵新語。因暮年寄跡方外。未有全書。令嗣冠周。手授稿本。是集採拾頗多。要非無據。

一汪太史舟次。林使君西仲。毛大令會侯。朱處士若始。一見是書。遂相欣賞。品題之下。閒有權衡。要歸至當。受益良多。

一丁儀部藥園。孫子宇台。張子祖望。毛子稚黃。陸子蘊思。諸子虎男。各出案頭新書。慨然借錄。淘金入冶。集翠成裘。良友佐理之功。自不可泯。

一方涓仁太史。貽書相告。期以史局事竣。或得乞假歸來。佐成快舉。今急欲出書。請政當世。不能久待。殊爲歉然。然來書有云。事取其核。義取其公。辭取其馴雅。三復佳言。故當不負良友。

一是書原與同人互相參訂。集中所載先君實行二條。皆同人從志傳採入。故名字稱謂。一從本文。非諱敢附於臨文不諱之義也。至暉平生。本無足錄。向承四方諸先生贈言。頗多獎借。同人卽爲節取一二。強列集中。實增愧惡。

今世說目錄

卷一

德行

卷二

言語 政事

卷三

文學 方正

卷四

雅量 識鑒 賞譽

卷五

品藻 規箴 捷悟 夙惠

卷六

今世說 目錄

今世說 目錄

豪爽 容止 企羨 傷逝

卷七

棲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卷八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汰侈 忿狷 尤悔 惑溺